

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

目 录

风雪夜归人·····	1
闯江湖·····	145

附录

记《风雪夜归人》·····	273
《闯江湖》后记·····	283

风雪夜归人

人 物

李 蓉 生

王新贵——即窗内的男子

马大婶

陈 祥

魏莲生——即倒在雪里的病人

小 丑

苏弘基

徐辅成

章小姐

俞小姐

玉 春

兰 儿

马二傻子

乞儿甲

乞儿乙

小 兰——即窗内的丫环

地 点

序 幕——雪后的黄昏，“阔人”的后花园

第一幕——大戏园子的后台，春天晚上

第二幕——次晚，花园里的小楼

第三幕——第四天早晨，“戏子”的家

尾 声——二十年后，花园里的小楼，黄昏到夜晚

序 幕

人物 乞儿甲
乞儿乙
病人——即魏莲生
丫环——即小兰
男子——即王新贵

看戏的人常要知道每一个戏演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故事。

我这个戏是在什么时代呢？

是永无止境的人生中的一个段落。

那时代也许可以算是刚刚过去了，也许还没有完全过去，然而那时所发生的故事却也许不免在将来重演，因为时代纵易，江山纵改，人性却是常常不移的。

那地方——

我不想固定那是什么地方，怕因之使这故事受了限制。像社会上的人宴客一样，总要“假座”某处，我也得把这故事“假座”在一个地方演出；但是却不愿说出那地方的名字。

那地方是具有光荣和罪恶的复杂性质的一个名城；因此它是惹人留恋的，也会令人厌倦的。亲爱的观众将会渐渐认识它。

那故事说些什么呢？

当剧场的灯熄了，大幕拉开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大雪后的一片银装世界。

是在一个“富人家”的后花园里，那些昔日春光里葳蕤皎洁过的花树都枯萎了。

花树之间，露出一座小楼的后墙。

房屋是很好的建筑，四边有朱红漆就的栏杆；所以虽是后墙，也有很宽的廊沿。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户，窗门紧闭着，里面还遮着一层看来厚厚的，软软的，深紫颜色的绒窗帘。

从低垂着的枝桠空隙间，可以看过去很远，尽头处是一带不见边际的围墙，有几处墙皮剥落了，当中又新添了一个大缺口，是被刚过去的一阵大风雪压倒的。

黄昏时候，暮色四合，雪虽然住了，却没有全晴，天色是低压的，灰暗的，忧愁的，好像只要轻轻一触便会又有雪花落下来。

除了廊沿以下，地上铺着厚厚的雪，枝干上积着厚厚的雪，一片白；反而显着只有天是黑的。然而无论是黑的天，白的地，阴沉的走廊，琼玉般的枝桠，都落在无限苍茫的暮色里。

雪后的黄昏，园子里荒凉，冷寂；时时有一小团一小团的雪块从枝桠上悄然落下。虽然听不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却教人觉得宇宙并没有死去，黄昏还在呼吸。

像是一颗石子投入静水的池塘一般的突然，围墙外面忽然传来了人声——是两个孩子的清脆的带点颤抖的声音，敲破了黄昏的寂静。

他两个一递一声地喊：

“年年多喜庆，”

“岁岁广招财!”
“招财童子门前过,”
“增福财神进宝来。”
“一送千年宝,”
“二送万年财。”
“三送三星来拱照,”
“四送四季大发财。”
“五送五子登科早,”
“六送大老爷位列三台。”
“七送天上七巧会,”
“八送八仙过海来。”

最后两人合着喊：

“好话不用多，十个儿子九登科。”
“好话真灵验，十个儿子九个中状元。”

片刻静默之后，两人又一齐喊：“善心的老爷太太……
有剩菜剩饭赏一碗吃吧！”

声音过后，庭园里依旧阒然。朦胧中，看见墙缺处爬进
一个人——

乞儿甲（停在墙缺处，仍在喊）善心的老爷太太……（四下张望，看清了园里没有人）

〔乞儿甲就从墙缺处跳了下来，又回身向外面。〕

乞儿甲（向外面轻轻喊）进来，进来！没有人。（见外面没有动静）真的没有人。

乞儿乙 (在墙缺处露出半截身子)不,(迟疑地)不……

乞儿甲 (有点发急)进来呀!

乞儿乙 (摇摇头)我有点儿……害怕。

乞儿甲 瞧你吓得这份儿德行……怕什么!

乞儿乙 (仍在迟疑)我不……

乞儿甲 (瞪着眼)你真气死我!

〔乞儿甲突然重跃上墙缺处,很快地攫了乞儿乙的手,拉住他一同跳进园子来。

〔于是这两个孩子就都在园子里了。

〔如同一切的乞儿一样,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不知从何处而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家”。或者也可以说天地就是他们的父母,一切街头的流浪者,包括野狗野猫在内,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就是大自然。然而大自然常常是无情的,譬如现在,是酷寒的隆冬,仅仅这寒冷已经害苦了这些孩子们,何况又刮着刺骨的北风,下着无边的大雪。

〔除了寒冷之外,他们还在熬受着另一重磨难,他们又是饥饿的。

〔似有神灵默佑,孩子们就在这样饥寒交迫的环境中成长——自然有中途夭折的,但似乎也没有人知道。从来久历航行的水手,就习惯了风暴的袭击;所以越是流浪的孩子,越多抵抗自然压迫的质素。时常缠绕在常人们身边的那些疾病的魔鬼,与他们竟是绝缘的。

〔有时也会有一种偶然的机缘,使他们一向单独的个体得到遇合;就像这儿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命运凑巧相

同，更凑巧他们到了一起，于是就很自然地携了手，艰苦同尝，患难与共，变成了坎坷的人生途上的一对伴侣。

〔至于他们会不会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做些什么事？他们的前途，他们生命的结束，自然也没人理会。

〔这两个孩子都有十四五岁年纪了，暮色里看不清面貌；只见缕缕的头发盘在头上，垂在额前。破棉絮同麻布口袋连成的衣裳……其实这不算衣裳，在身上拖一片，挂一片，像是准备随时离开这小小的身体飞走。套在脚上的“乱点鸳鸯谱”本不是一家的两双破鞋，也是同样的可怜。

〔他们俩各持一根竹竿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打狗棍”，因为富人们的看家狗是专门咬贫苦无告的穷人的；而“打狗棍”决非如它的名称那样积极地去“打狗”，它的作用只是消极地防御狗的攻击而已。这些贫苦的流浪者知道得很清楚，若是富人的狗被他们打坏了时，他们会得到什么报偿。此外乞儿乙另一只手里还捧着一个粗饭碗，是他们两人合用的；这就是他俩的全部财产，除此之外，真个两袖清风，别无长物。

乞儿乙（冻得瑟瑟地抖）你……（斜着眼睛）你看那窗子。

乞儿甲（吓了一跳）哪儿？哪儿？

乞儿乙（用拿着饭碗的手一指）那个窗子！里头住得有人的。

乞儿甲（抱怨地）看你吓我这一跳……你没看见？黑忽忽的，哪儿有人？

乞儿乙 不，往常我走过这儿，总看见这屋子里亮着灯，有人在里头住的。

乞儿甲 今儿不是没有灯吗？

乞儿乙 有时候看不见亮，那是他们把……把……（叫不出那名称）窗户上的那块布给挡上了。

乞儿甲 是呀！窗子关得那么紧，又捂得那么严，这么大的雪，人家不会出来的，只要我们说话声音轻轻的就不碍事。

乞儿乙 （低声）我冷。

乞儿甲 我还不是冷？（拉住他）来，我们到那边儿去。

〔他们两人就踏碎琼瑶，一直走到廊沿底下。

乞儿乙 （如登仙境，把棍同饭碗放在地上，满足地）好呀！

乞儿甲 （自负得像一个英雄）你瞧着，待会儿我管保你得说“更好”。（说着他从胸前的破“衣裳”里掏出许多碎布烂纸在廊沿上堆了一小堆）你也别闲着，把那盒儿洋火拿出来，点着了它。

乞儿乙 （从怀里拿出一匣火柴，点起火来）这一会儿就会点完的。

乞儿甲 （神秘地一笑）别急呀！

〔乞儿甲走下台阶，用手里的棍子，弯腰在地上拨弄，从雪里面捡出许多枯枝枯叶来。

〔这样往返搬运了两三次之后，廊沿上便烧起了很旺的一堆火，火旁边还蓄积着一堆干柴。

〔两个孩子很舒适地坐在地上烤火，随时把干柴添进去。火光照着他们的脸，红红地发亮。

乞儿甲 （得意地）这回你该服了我吧？

乞儿乙 倒是怪舒服。（东张西望）可是我说我们做得是有点儿过火，万一人家瞧见了……

乞儿甲 （有点生气）我说过了，这么大冷天儿……你这小子，就是这么胆儿小，死心眼儿，没出息。

乞儿乙 (委委屈屈地)……不是我没出息……

乞儿甲 人家真瞧见了,难道还把我们怎么样?

乞儿乙 (眼睛看着火)你就是爱这么逞能,去年这时候,我比你的胆子还大。

乞儿甲 (讥笑他)这我倒看不出来,可是什么时候胆子就变小了呢?

乞儿乙 (低声)这儿我来过……

乞儿甲 (一惊)这儿? 你来过?

乞儿乙 毅,今年春天……(回忆)春天跟现在可不一样啊,绿的是树,红的是花,我打这园子外头走过,看见那海棠花儿,梨花儿,杏花儿,一嘟噜一嘟噜,都伸到墙外头来了,我想着,“进去瞧瞧才好呢。”那海棠花儿就好像说:“进来吧,进来吧,里头才好玩儿呀。”

乞儿甲 (笑了)你那是做梦。

乞儿乙 (不理睬)我想着,想着,往前走,你猜怎么着!(手指着那边)那扇小门儿正开着半边儿,我就溜进来了。

乞儿甲 (妒忌地嘲笑他)海棠花儿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乞儿乙 (不觉神往)那才真好呐! 花儿呀,树呀,草呀,把我的眼都弄花了,鸟儿在树上叫,蝴蝶儿在花儿上飞。(看看天)天是蓝的,不像现在这么冷。

乞儿甲 (羡慕地)你一个人怎么玩儿?

乞儿乙 (用手指着阶下)我就在那儿,不像现在这样儿尽是雪,原先这儿是一片草地,绿油油的,我就躺在这草地上,翻跟斗,打滚儿,一阵风一刮,海棠花瓣儿落了我一身。

乞儿甲 后来呢?

乞儿乙 后来我就睡着了。风吹在脸上,香的,热乎乎的,我还做了一个梦。

乞儿甲 (高兴地)准是他们说过的,风流梦,是不是?

乞儿乙 你笑我,我就不说了。

乞儿甲 (央告不迭)不,不,你说。

乞儿乙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见海棠花儿变成了一个人,打树上下来了。

乞儿甲 (拍手)准是个女的。

乞儿乙 (有点儿害臊)挺好看挺好看的一个小媳妇儿。

乞儿甲 (大笑)我猜得不错,是不是?你小子怎么办呢?

乞儿乙 她下了树就不动了,站在树底下冲着我笑,又跟我招手儿……

乞儿甲 那是叫你过去呢。你过去没有?

乞儿乙 我不敢,我有点儿害怕。

乞儿甲 你这糊涂虫!

乞儿乙 后来我看她怪和气的,我就爬起来要……

乞儿甲 (嘻嘻地笑)这小子,一肚子坏。

〔乞儿乙住口不说。

乞儿甲 怎么啦?你这是卖关子呀!后来你怎么啦?

乞儿乙 (低下头去拨火)怎么啦。(没好气地)后来我就醒了。

乞儿甲 (大失所望)咳……

乞儿乙 (恐怖地)这就说到本题了,(东张西望)我就觉着背上狠狠地叫人踹了一脚。我一睁眼,眼前站着一个人,好凶的样子,他骂我,打我;说我不该进来,说我是贼,足足骂了个够,打了个够,随后又叫人把我送到巡警阁子去圈了两天。往后我一走过这儿!……我就禁不住害怕。

乞儿甲 (指着)脸上这块黑疤,就是那回的伤?

乞儿乙 (默默地点头)……

乞儿甲 (俏皮地)这是海棠花儿的小媳妇存心害你,她把你骗进来,逗得你心里痒痒,到了儿又叫人打了你一顿,又给你轰出去了。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

乞儿甲 (按着肚子)我好饿呀……

〔乞儿乙独自沉思。〕

乞儿甲 (自言自语)对了,今儿晚上睡觉,脑袋冲下,屁股底下垫点儿草;一倒挂,肚子就不空了。(伸一个懒腰,顺势仰卧地上,安适地)这地方又避风,又有火,管他妈的肚子饿不饿,今儿晚上睡个好舒服觉呕。

乞儿乙 (一直在沉思)这回事是有鬼,想起来我就害怕。现在我心里就直发毛……

乞儿甲 (四顾阒然,忽地坐起来)你别吓人。

乞儿乙 (眼张得乌溜溜的)你看,(靠近乞儿甲)你看这些树……

乞儿甲 (有点儿发慌)树?树怎么?

乞儿乙 (抱住了乞儿甲)是不是我眼花了?(指着看那墙缺处)你看?

乞儿甲 (毛骨悚然)哎哟我的妈!老树成精了!

〔墙缺处果然有了人。〕

〔天色黑暗,那人影影绰绰地伸着两只手,迟缓地向前摸索前进,摇摇欲倒。〕

〔孩子们吓呆了,火光照着他们俩紧紧靠着,照着两张苍白色的脸,凝视的恐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

那人 (说了话,断断续续地)小兄弟……过来……(扶住一棵树,站住了)扶扶我……搀我一把……

乞儿甲 什么?搀你?

乞儿乙 (把身后的竹竿子抄在手里)你,你是……

那人 (空洞的声音)……走路的……病人……

乞儿乙 (对乞儿甲)是人。(把竹竿子放下了)

那人 我冻死了……让我烤烤火……

乞儿甲 (望着乞儿乙)去搀他。(爬起来)咱俩去。

那人 (喘着气)小兄弟……行行好……快点儿……

乞儿甲 (把乞儿乙也拉了起来)来了,来了。

那人 (突然用手抱住了头,呻吟着)咳……哟(“咕咚”倒在雪里)

〔两个孩子互相惊望,然后便飞跑下阶。

〔在雪地里用力扶起了那病人,一步步挨上阶来。

〔把那人扶到火旁坐好,上身靠在墙上。

〔乞儿乙把火拨得更旺了些。

〔火光便照见了那人,是个老人。

〔可怜的老人,正被贫病和饥寒交迫着,瘦弱得脱了形。

〔天知道:他并不老啊!是人世的艰辛摧折了他的健康,使他的身体衰老得超过了他的年纪。

〔他有一头稀疏松软的美发,如今是花白的了,因为肮脏同没有修理,所以是四散分披地更增加了他的狼狽。

〔他又有一张修长的面庞,一个削直的鼻子,一张弧线的嘴,一副柔软合度的耳朵,那一双眼睛更是大的,深的,远的,含情的。

〔就凭这一副秀丽的五官,谁也不相信这会是个风尘中的潦倒之人;然而的确是人海中无限的风波逼他走上了落魄的穷途。双颊深陷了进去,面色惨白,找不出一丝儿红润,呼吸困难,鼻孔一扇一扇的;嘴也在张合不定;眼光散漫无神,着,像在做梦。

〔他穿一件深褐色的绸棉袍，旧了，破了，失去了光彩，如同他那张不祥的面孔一样，日薄崦嵫，音容惨淡，失意，坎坷，忧愁，萃于一身。〕

〔然而他另有与一般不幸的人所特异的一点，就是在他的眉宇之间显露着一层安静的气息，慈蔼，和平，具有圣者风度。〕

乞儿甲 （轻喊）老头儿，老头儿！你醒醒。

乞儿乙 老头儿，你怎么啦？

那 人 （轻轻啜了一声，睁开了眼睛）火！（声音里充满了惊奇和喜爱）火！（把两只手尽力向火伸过去）

乞儿乙 他是冻坏了，（向那人）是火呀，烤烤火，身子一暖和，病就好了。

那 人 是，是，谢谢你！我暖和多了，我心里暖和多了。

〔乞儿甲乙重新在火旁坐好。〕

乞儿甲 （笑了起来）刚才你真吓着了我们了。

乞儿乙 我们正在害怕呢，你来得正好。

那 人 （费力地）是啊……天黑了，又冷……这地方又荒凉……（猛省）荒凉！（像在寻找什么）荒凉？（有如狂易）啊？这是什么地方！

乞儿乙 （一把抓牢了乞儿甲，急得要哭）他又吓人！又吓人……

那 人 （平静下来）对不住……（喘息着）我心里发慌，我……我不愿意……我不该到这儿来。

乞儿甲 （迷惘地）他说什么？

那 人 我不该到这儿来……可是我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我……

乞儿甲 你是专为到这儿来的？